# 諸子平議

# 諸子平議卷十三

德清俞樾

##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王制

樾謹按說文走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樾謹按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樾謹按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襍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樾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樾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褱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樾謹按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達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僎具也食部籑具食也選與僎竝從巺聲纂與籑竝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畜聚積一義也竝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

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慕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𡨋數

樾謹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

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脩採清

樾謹按採乃埰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閒謂之埰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圊玉篇囗部圊圂圂也蓋墟墓之閒淸溷

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樾謹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僾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樾謹按卒當作捽國語晉語戎夏交捽韋注曰捽交對也彼云交捽此云相捽義正同

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樾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 富國

樾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

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師帥賈疏曰云因爲師帥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爲兩司馬比長即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卒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卒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

垂事養民

樾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娷諉也垂之爲委猶娷之爲諉也爾雅釋言誣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誣秦人曰諉是誣諉疊韵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誣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何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爲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樾謹按楊注曰累解解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省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污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樾謹按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

俗謂風俗失之

須孰盡察

𢹂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𢹂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爲句解爲保其險固視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讀然彊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衆取其將若撥麷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籩人職云朝食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音豐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爲一又臆造牙蘖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也古義每存乎聲麷既音豐卽可讀爲豐尚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

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芻作麷乃古文叚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王霸

樾謹按恬當作姡字之誤也爾雅釋言靦姡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姡然也是姡然爲人面之

貌故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姡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姡無耳目猶言姡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姡因誤姡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爲句不詞甚矣覺當爲譽玉篇引聲類曰譽誤也廣雅釋詁同譽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蹞步而其譽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譽誤爲

覺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貫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葢叚羊為詳又誤羊為平耳楊注非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樾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

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君道

樾謹按狂即㞷之叚字說文土部㞷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㹅本從㞷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㞷之叚字

九

善顯設人者也　君道

樾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

重味而成珍備

樾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删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

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
正
今人主有六患
樾謹按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
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
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
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
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
也
術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樾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脩字之誤盧校云元刻循作脩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樾謹按盧校云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王氏念孫據王霸篇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

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樾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樾謹按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綦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

楊雄傳履欃槍以爲綦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樾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偪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 臣道

樾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

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樾謹按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也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樾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曉然以至道甚爲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樾謹按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

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鬬怒

樾謹按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鬬怒承上謹愼鬬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愼利也疑利字屬謹愼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愼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致士

樾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

注曰衡讀爲橫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葢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竝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

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樾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

書高帝紀注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贐矣爾雅釋詁藎進也藎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尚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尚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叚借之道未盡得也

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樾謹按葉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

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議兵

樾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袤之延謂衡布兌讀爲銳謂直

據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
按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
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
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
字下文云圜居而方止此自以圜居方止相對成義
外傳因圜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
銳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
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
有居字

故仁人用國日明

樾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樾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箙之叚字說文竹部箙弩矢箙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

則疑五十个以服討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
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脩服字元刻從之非是

置戈其上

樾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

日中而趨百里

樾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
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樾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撨廣雅釋詁曰撨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撨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

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

王制篇楊注曰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鞈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鞈爲堅貌卽引史記爲證然鞈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鞈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鼛篆之古文鼛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闛鞈李善注曰鏗鎗鍾聲也闛鞈鼓聲也此文鞈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抑之而其聲鞈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鮫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

荀子異不得并爲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亾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亾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亾焉諸順字竝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

皆爲之化爲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

巳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樾謹按楊注曰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其義甚爲迂曲疑非也荀子書多用綦字作窮極之義此朞字葢亦綦字之誤巳綦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綦得之矣

敵中則奪 彊國

樾謹按楊注曰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

然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竝其證也上文言刦則致畏羸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竝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旣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爲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刦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樾謹按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樾謹按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

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

樾謹按楊注曰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又曰言齊如三國之寄城不久當歸之也然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

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作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

乃能使說已者使耳

樾謹按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樾謹按盧校曰此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王氏念孫曰此汪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彊殆中國下是也今按上文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為文

是於湯武言威彊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襍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鄰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二句又承威彊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彊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

樾謹按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

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曰志也正王者敬曰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曰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據楊注當有數字王氏讀書襍志已及之曰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寶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

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曰節謂限禁也非是

諸子平議卷十三

諸子平議卷十四

德清俞樾

荀子三

天行有常 天論

樾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卽天道有常楊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增出矣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樾謹按楊注曰罕希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屰字之誤屰卽今逆字說文干部屰不

順也辵部逆迎也是逆爲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屰也𡍲略而動屰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所志於天者

樾謹按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竝同此卽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樾謹按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

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氏台拱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竝非又

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亦適也謂不調適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樾謹按敬當爲亟說文亟部亟自急敕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亟是也君子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亟字因誤爲敬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樾謹按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

咰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𥙑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葢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

水行者表深

樾謹按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 正論

樾謹按楊注曰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此二義皆非是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

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晏子襍篇賴君之賜得以
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
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
通耳說文土部壔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壔之叚字

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樾謹按大字乃而字之譌而大篆文相佀因而致誤
注云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

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樾謹按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葢云語曰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

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鼃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到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樾謹按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乃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

樾謹按此當作猶有善與是者不與不讀爲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樾謹按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

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

故盜不竊賊不刺

樾謹按楊注曰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刼殺謂之賊此蓋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也

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樾謹按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其義甚

迂曲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樾謹按楊注曰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金或讀爲噤然上文云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則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唫說文口部唫口急也弊讀爲㡚言雖說之至於口唫舌㡚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㡚耳聾此可證㡚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

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

將恐得傷其體也

樾謹按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禮論

樾謹按楊注曰齊讀爲嚌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

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羮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嚌疑卽嚌之壞字史記禮書嚌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羮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嚌字耳

利爵之不醮也

樾謹按楊注曰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此說殊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旣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

祭事畢也說詳羣經平議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亦詳羣經平議

大路之素未集也

樾謹按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葢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黼之叚字上文絲末

楊注曰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苓也
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卽素幦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
素幭幭與幦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幬之
叚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
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幬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釋文
曰幬本或作裯是幬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
山其獸多麋鹿麢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裯
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幬荀子作就之本
與史記合
本末相順

樾謹按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

相巡其義正同順巡竝從川聲故得叚用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襍

樾謹按襍讀爲帀古襍與帀通呂氏春秌圜道篇圜

周復襍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

憂天下之亂注曰襍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

然則竝行而襍言竝行而周帀也楊注曰情文代勝

竝行相襍猶未達叚借之恉

絓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文義迂

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覯閔既多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

一朝而喪其嚴親

樾謹按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芻豢稻粱酒醴衘鬻魚肉菽藿酒漿

樾謹按酒漿當爲水漿王氏念孫謂涉上酒醴而誤是也魚肉二字當在衘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

醴魚肉屬吉飾齎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飾齎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曰飾齎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飾齎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亾終始一也

樾謹按如死如生如存如亾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亾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

棺槨其須象版蓋斯象拂也

樾謹按板者車轓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轓謂之輒版與輒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象既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茀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鞎字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靳字之誤靳之本義爲當膺而古或借爲鞎廣雅釋器弸輚謂之靳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弸輚之靳即輿革前謂之鞎也惟其在前故盤於輚也此以版蓋靳拂並言版即輒也在車旁蓋者

車蓋也在車上靳在前挑在後其所說至為詳備矣靳字本當作鞎而借用靳靳亦猶齗本字本當作齦而太元密次八琢齒依齦則借用齦齦者齧也非齒本也艮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靳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樾謹按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

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

毋利舉爵

樾謹按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

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曰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如此則與下意不貫矣

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樂論

樾謹按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惕荀子書多用惕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惕悍憍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誤耳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樵謹按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韵之文獨德字不入韵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韵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竝其例也後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為乃其德也不特於韵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則施翁博

樾謹按翁當爲滃文選江賦曰氣滃渤以霧杳翁博猶滃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

琴婦好

樾謹按賦篇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兩疑則惑矣解蔽

樾謹按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

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
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
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
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
惑矣楊注曰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
若然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又曰一本作兩則疑惑
矣此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況於使者乎

樾謹按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旣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

故爲蔽

樾謹按宋呂夏卿錢佃本竝如是故猶胡也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

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惡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此注殊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

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
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
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
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
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
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
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
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
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
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

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佗書罕見而字又叚孟為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樾謹按古得德字通用周易上九君子得輿釋文曰

得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戒之在得釋文竝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謂不知得欲之道失之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樾謹按知字衍文也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夫何以知

樾謹按楊注曰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此注甚誤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樾謹按曰字衍文也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何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

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矣加曰字矣

有人也不能此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

樾謹按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樾謹按楊注曰淸靜思其射之妙然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蓍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諫荆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

設爲庾辭隱諱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眞援弓而射之也

故濁明外景淸明內景

樾謹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淸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樾謹按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

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

而無所疑止之

樾謹按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云疑或爲凝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

樾謹按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

案彊鉗而利口

樾謹按大元元瑩篇籍知休咎范望注曰籍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憂慼之無益於幾也

樾謹按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増出道字非其旨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 正名

樾謹按廣韵正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樾謹按楊注曰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然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

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謂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篇
廣韻竝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等形
似因而致誤楊注非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樾謹按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竝有奪誤
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
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
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
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
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即心也下文云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誤因五官誤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樾謹按上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既有大共大別之不同而上云徧舉之此亦云徧舉之不可通矣疑此徧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普徧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徧形似因而致誤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樾謹按楊注曰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其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作鞠窮是其證矣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

樾謹按楊注曰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此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每相亂若敖從出而今譌作敖賣從出而今譌作賣是

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諎之爲唶吟之爲訡嘖之爲讀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樾謹按待字衍文也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

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樾謹按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樾謹按楊注曰此一節未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

之計度今抜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
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
心卽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
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
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
輕煖平簟
樾謹按平乃席名故與簟並言說文艸部蒻蒲子可
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
並可爲證
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

樾謹按無足謂刖者也乘軒戴絻而行榮之至矣然賁與無足者之跰𧿹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曰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未得其義

諸子平議卷十四